茅鹿門先生文集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紬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碣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

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蓋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蚪龍杳幻之怪驟裹超逸之姿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隽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譏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簸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

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搢紳學士間出而摹
畫之者抑亦焦心殫思然矣譬之奏鈞天於洞庭
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繁文促節
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𠁊規規於耳所
得而聞者且不能盡也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
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
而聞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
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稚隆氏少隨其父尚書
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輙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
之不特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駰服虔杜預王肅賈

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疎荒謬若子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弁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参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爲之髮櫛而緡貫焉可謂勤矣雖然耳之所得而闚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

聞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題之曰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開爲制科以羅天下雋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

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館閣之選僉繇此而他有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究任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内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初天造草昧入永樂宣德第進士後雖不能如唐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間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即此意他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近年以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　天子之所歲録而引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

非由進士不以爲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稍時獲引籍彼遐陬僻徼所以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吳越豫章之間雖郤魚之廉狎雉之化或且濩落無聞已而況他乎又況於中朝之所錄而引擢之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繇欷而請也公予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吏業所謂卽古之郤魚狎雉庶幾其近之者特以不由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之書者數矣然絕

不及以聞於　朝久之始徙爲順州守其寮少府梁公輩屬予爲文餞之郊順滇以南爽阼之地也世所繇進士科或有他援企不以及者而公且爲萬里行所當爲站之鄉鷄卜之夷操　明天子印綬露冕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猶及專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冶化異日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按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召企可指而竢已即不及公固有道之士也其泠然而蛻也久矣嘗不以世之知不知引之眉睫之

間也

李鯤門邑諭拜奬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而檄而奬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序額之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以郡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以諭帷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斧斷細者繩引吏與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過而申前所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御史臺之故檄予哉故所檄而奬之者諭也非令也公須得民之

縣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之故令建昌也其所
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
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病不能出不及飭廚傳負
弩矢故遂以不辦注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典乘
之訟王尊不云乎朞月之閒乍賢乍佞蓋言背公
不明也世之以俯仰私愛憎以愛憎恣毀譽以毀
譽亂名實於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跽不得
展布其豪儁之材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
昌乎哉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徙而今之
諭我邑而署令也以政教聞倏焉爲賢倏焉爲佞

此予所以感興乘之設不能不爲之係欷而太息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故因何君之請而遂書之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余祖愛梅公少異之以余姑妻焉數奇數試不第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靑陽縣諭兩縣者僉予故所縉紱爲令處予故及時時聞帷中士所誦說先生者不置未幾徙王官以聾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過候先生於其廬先生故好謔時時從掌上畫字時時解頤不以厭久之以

哭予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二三輩而已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及内外兄弟凡十餘人共爲稱觴上壽予適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玦壞先生而厚其祿筭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兊垂其簾内以錮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先生之耳目盡廢而獨澄然於神此先生之以無爲用而先生之所以壽也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就寢予適拄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

兮目無睹兮饑不而渴漿兮樂未央兮壽無彊兮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由參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兹頃且徙爲按察使縉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獵襟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席之若父母奚爲乎去之亟也喜者曰夫法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者也往年故御史開告訐操網罟雉莵而鷙擊之郡二千石以下咸惴惴然而郡且鼎沸公獨屹然不爲動今徙爲使是席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而無冤獄也

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私者一郡一路也而非所以睹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柔不茹予不暇遠喻即如我　國家　宣孝二廟之間大都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朴實似年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似王忠肅公夠孝友似熊莊簡公孅清約似魏文靖公驥曩聞　天子坐明堂殿最百官治行公第一特出大官醑與尚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喁喁指公矣異日當籍之表鎮國家著蔡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

爛然勳名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及也衆相顧曰唯唯遂書之公甲戌入覲考天下治行第一又六年尋徙陝西布政使以老罷由江陵罪其以楚人而不爲附己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廵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丞貳以下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録也其郡丞暨倅與理惟起家由科第或中貴者爲之援始得與其以貢及吏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也間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天子而其吏民

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縣者猶稍稍述
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則然餘則否久之
寖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今之吏治得失輒爲
之欷歔低徊而不能已也若予郡通判仝公則又
其甚者公名祉字植卿睢寧人也公由貢出判湖
之添設館專以䖍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
盜三郡之吏或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紏利
弊而廵行使者奉　天子璽書督察州郡又往
往以其職爲駢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署錢塘
與長興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自持不汚一錢民

以故獄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民相吐
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他長吏者
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檄之監榷南
北關檄之部解藩司所歲括之金又檄之部解上
供　龍袍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并督造淺船者再
又檄之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諉公
而公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
僅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榷衡歛材
木及三吳舟筭與閩海百粤之稅者也或病侵牟
無筭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校季鈎攷之公

至不病商按故所入而美凡千金其市木也故事
官藏商之直以取盈商亦匿其材之良者相折閱
於官已而以價抵之也則官又私其什一二公僉
反之於是商爭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美凡二千金
其督淺船廠時吏人數以私撓之而其他匠役也
亦然公僉罷去習弊一切米鹽釘麻之碎以身綱
紀之非獨其吏胥不得私升其一蔬一脫粟以上
皆割俸爲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額而
美者又凡千金省中市戶匠役幾千人咸視公如
父母而不知其爲監廠官也公之去泣而遮送之

匭衣履藏之官廨者七碑石紀其事者二監廠官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不以書大略公之潔身也如處女者之守壺其臨官也如力家者之幹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子浸浸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已嚮使公由科第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公且赫然通顯矣惜也公以貢困及領倅又三郡者之相錯而壞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上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然每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已又無他顯

者爲之擾卒不聞書其最以薦于　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巳湖故以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風而録之以鏡來世也書其事者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鑱之者泗州太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　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大

夫及山谷之老相與欷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謂
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爲御
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劍繫之帶且顧公
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邑也嘗采
古中牟單父之旨與吏民相吐哺他不暇舉即如
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於部中他鉅姓族屬欲
厚爲鷙擊而蔓引之盡故所雎睢而稍稍甘心也
間以陰刺公公持之不爲動復托所私者曲爲關
說公併迫脇之公復持之如初且蹙額曰某姓族
屬故無他骩法者綰縣綬于兹土者三年矣而迺

敢為違心附和以媚所私乎哉于是入而三爭之
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寢嗟乎今之使者所持
節按州郡山撼而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頤所
指嚮而奔走之公獨不忍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
此嗟乎茲非古之不為威惕不為利疚於以持天
下之平者乎哉公且入為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
問按秦漢以來故事假令事涉宮惟必能如茅焦
解衣伏鑕以諫也假令事涉黃門及中常侍諸曹
必能如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也假令
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史

及王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中外也假令事涉戎狄卽令五單于入朝質子款塞亦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繕關梁葺亭隧遠圻堠而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而忠以直者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必能以大誼抗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幾微之際動天地感鬼神而捍國家非所爲聲音笑貌者已予謹書之且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先

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由貢爲縣訓再則爲睢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徙爲我湖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讐經校藝而先生來獨諰諰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倣宋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不舛且盭于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紀善其寮貳以下及帷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餞之苕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稍彖欵低佪不自已先生獨捋髯起

曰　高皇帝臣一四海所擘畫輿地北起大寧
幽薊轉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粵下及荆
襄汝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
左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
事也永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爲
戒故稍稍稍易置以迄於今以予觀之　諸王府輔
湊帶綰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導官間
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張敞故所
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又不然楚控
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名山大川相望

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及曳裾王門珥筆兎苑其間如古宋玉鄒陽枚臯王褒之屬又不可以賦詩登歌托物效諷已乎第恐異日者囁嚅趑趄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或曰先生之意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杭也以寬厚簡靜爲政商賈慶於市農狎於野博士弟子風厲於學宮訟者直賦者平御史及中丞書其最而以聞於　天子者數上頃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節飭溫處兵備事郡

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竺飛來諸峰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輒相與爲縮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並採兩漢循吏之旨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司馬胡公抱　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矢石犯烽燧搴旗斬馘飛牒遣間雖漢馬伏波唐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沒而中朝之忌者譏者鱗次起　世宗皇帝獨憐其百戰之勞釋宥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摭拾不已適撫公勘公

博采羣議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卒中寢又有一
人焉故以鷙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世且以解
成郢都呼之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往往
欲骫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却公獨拒而不
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尚薛宣之守東
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大
議決大疑侃侃石畫衷然當世非古所稱大雅不
群邦之司直巳乎公盎然如玉恂恂然不勝衣與
屨及加其中則岸然熊蹲而虎踞雖孟賁不能奪
之矣兹故中丞與御史諸執事之所不及知雖及

知之亦或遺之不以書而他縉紳先生抑或類未
能道之者予於是乎言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公
年方髦予時時過先生先生輒目攝之而曰若固
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未幾公舉於鄉又數年成
進士授南京工部郎外補潁州備兵僉事已坐他
搆調同知霸州累嶽荊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
梧州擢廣東備兵副使輒以疾上書乞山歸而近
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湖睦婺諸州郡間帷中

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冠先生數省試困阨不得第家且落或櫟釜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劃所治第金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奉田且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則解槖中貯貨書寄之公之仕雖多坎壈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黃金被朱紱佩　明天子璽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弟子禮愈恭嗟乎公于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乎哉所存固遠矣予間按

孔孟沒而漢興諸儒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六藝之指轉相授受者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某師或中絀且罷而弟子位三公爵通侯亦不敢忘所受經而師事之者之指嗟乎兹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先生者不輟也頊之公年六十而先生遣壻君莫生請予文為公壽予竊謂公固漢長者其與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繇異矣公多他治行烜赫中外為世聞人然先生方遣壻君來予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云為公壽亦以

風厲世之學士大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曾閔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其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葢天生賢哲各有獨禀譬則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結緑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禀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

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焚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

矣而况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金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

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其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騕褭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卽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卽道之燦然

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　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得無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

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
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内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
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詔求亡
經而海内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
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
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
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寖微寖滅歐陽修曾鞏及

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鎭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絶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

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
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
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
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吒聽
者辟易于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間以之按六
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
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絕
此予所以嘗私爲之絫欷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
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僉鑴志於六藝之道而
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

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騃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領之者乎

荊川先生稗編序

荊川中丞公沒予過弔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已而公門人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薦紳學士所著之書及其

碑銘序記書疏賦頌㦸檄誄冊諸文上下千六十
百年間可謂勤矣項之予姪一相得公所梓稗編
者僅什之三復羣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而終始
之刻既成予覆之躍然歎公生平所最饞刻者六
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叅互考次爲
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盡公則條
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横曰雜曰
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
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
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

官所致見者治也六官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宦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鎮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方技未復終之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衆或訾公所次諸家最爲龐雜農圃以下不必牛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讖緯太乙六壬星命雜占曰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不必及畫與古器射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

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
則天地之間由跂行而喙息而蠉動以至一草一
木一甿一礫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
神者諸家之龎雜而或相瀆亂予固不能必其盡
無然要之探賾闡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
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
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德故公亦自
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葢按莊生所謂道在稊
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
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未之考見云

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功蓋什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縉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詳或稍稍概於心也復促之并梓漢書爲一編工既竣復來屬予序之予覽而告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

以風神勝故其遒逸疎宕如餐霞如嚙雪往往自
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
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畫布置如繩引如
斧劃亦往往於其複亂龎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
尾節䏲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
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
要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
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嚴什伍飽
餱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

之文敻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負自不同太史公則剗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戸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蔵且𡚁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卽其令甲耳目之所睹記况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旣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鑴引

之閒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

釜櫛而釐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

遍讀以印可否而抑可謂勤也巳雖然聞之先輩

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

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亦不當於其區區

句字幅尺之閒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

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

所爲風神爲矩矱參互而獨得其深斯則謂之今

之九皋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善讀兩

家之書者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若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發書而告予曰予少以文章自娛自先秦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劌心者若賈大中論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歔爲摹畫亦時時歔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竊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

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太中以下恐不必如故所
區區摹畫爲者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
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繒而應者日以棼且不
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太中以下而抑未嘗
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太中以下即或類與否予亦
大都不以之次於心而絓於眉睫也或漫矣又告
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閑於
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
公之文乎哉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
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

成聲者以爲文章之旨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予未之面公聞公之年尚富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傳後世蓋有不特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予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

百年後猶相與徘徊闕里世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鈌也已而又得孟子泝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寖微寖昌雖經秦人燔坑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郯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之學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稍稍振起於是時海内之士霧沓飈集而至斯文之占煥若日星及陽明公没帷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兹

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諭我烏程也故以忠信孝悌之道視其躬而敷其諸弟子折衷乎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卯酉而已者撫與吉為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為之振響焉吾雖衰且耄抑願為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故詩三百篇其所列之為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

之宗廟可以徵天地感鬼神即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錙本之性情心術之間發諸咏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顏謝庾鮑以來共相與搯心鑱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天寶大曆而下極其音節之微幽眇之旨然於古者因心爲志發志爲詩曩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欷歔或一間矣近代縉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爲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句而富棻

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也桐鄉令高君承其父
白坪先生所爲詩授予伏讀之爲古體近體絶
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束髮登朝卽與世之名
流相倡和或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
歌山水解綬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酣
淋漓探筒分韻者日無間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
有所不屑然於古之搯心鑱腎諧聲孜律一切音
節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
葢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鬯嘗聞古
之好書而臨池裂褶濡髮噴墨人或目之爲顚且

癖而于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先生雅好詩而其胸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之外故不必詩之工而亦自無不工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相悖若世所競氣格韻折盡有不假論者先生名世彥字某内江人嘉靖壬辰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響山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公以彊幹聞按故事所待　璽書之召者久矣頃之御史中丞交章于　朝大略謂公之材於武康不足展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蛸

蛤爲利其俗鷙以獷請徙武康令令之報可諸縉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若上坤觴而前言曰公兹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康者而令之哉抑他矯也甞聞三齊之間多武健而秦之一切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國㐲過之獨聞蓋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舜周孔之道特髮也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龎眉野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願公下車首採故曹相國所以訪三齊者於以考旌乎

壓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今之所以治武康者豈遠也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歷朝文選序

歷朝文選者予友姚海屋公所故嘗讀春秋以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及我朝諸家之文而錄之者也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予序予讀公所次凡例大較公所自好絕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塹而抑不欲以古作者及所裒輯者之旨爲案故其上下二

千年間佳兵者錄祈道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湎酒者錄憤咽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叛而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錄其或雜之以狂猾而譃謔而叱咤者亦錄代不必先秦西京人不必班馬鼂賈聲不必黃鍾大呂調不必商彝周鼎特其言之感乎情邕乎心合之乎機杼而公所自爲解頤處輒爲之蒐而入之又從而鐫評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中所櫽括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蘇長公以上不得不嚴其他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然則公之好

古雖切而其上下古今之際意亦遠矣嗟乎孔子嘗讀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即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今之人試以桑間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謂非國之風而山嫗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字翔卿少負雋才而善文章貢爲廣濟令別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瓊山者海上所席蛤蜃魚龍之宮以爲縣故隷珠

崖而漢賈君房所嘗疏請于朝而棄之者也其地饒齒革珠璣黿貝翡翠而富然亦亘山而與黎齒相錯故數以軍興法治之桂陽劉君某者于監試南粵特所錄士也其訓我湖也以忠信敬讓稱頃補瓊山令而諸博士弟員其爲供張茗水上請予文以寵其行予酌而告之曰唐柳子厚之刺柳州也世嘗以其善文章多材指且柳去中國萬里而憫惜之者頗衆也顧子厚獨能不夷其土與皮弁俎豆之化與士之人相揖讓柳於今號多材賢焉予覽韓昌黎所碑羅池而尸祝於其土者迄今耿

耿也君讀其書想見其人得無與之相爲後先而伯仲其間者乎聞先正丘閣學以來瓊山詩書冠帶之俗彬彬上國矣顧君益鏡刻奮厲務明天子之德教吾將移文賀君之得且以併弔君房者之失於以慰子厚者何如也

贈羅少府仰齋序

世之所稱豪雋偶儻之士入而仕於朝往往謂不爲宰相必爲諫官其次在外則莫若郡縣盖以郡二千石即古大國諸侯裂千里河山之閒以爲治而縣亦稍稍比於卿大夫之采地而食也屬古者

分土分民之近得以操符而專城於其際以席其賦訟刑獎福慶利澤之權所謂其職專而澤易流也故詩有言曰民之父母其所轇轕而難則界河山之錯壤而貳且參於其間上之不及專其郡下之不及專其縣其所職者大較以其地鑄山煮海椎埋剽刼以爲奸特援枹鼓列游徼相與蒐而薙之蓋所謂介乎郡縣之間而不得以專其郡縣之職以媚乎民唐宋以來鈐轄諸司是也今　明天子特採撫按所疏烏鎮者隸浙直之交而諸郡縣之游冶少年互相[illegible][illegible]以爲窟煑海剽刼之寇

無曰無之殆無操符專城之施而獨切枹鼓游徼之患而諸郡縣之壤齒相錯又或數以不相鈐轄為贅疣也於是改故所稱添設館通判而特授以同知幷給之印曰浙直分署若曰諸郡縣閒並其所及便宜施行云耳然於時特草創於吏民間猶獷而岸視也銅仁羅公來下車輒訪利病獲故所草竊蕉蒲之間者若干人次第收縛之獲故官司所統戍卒舴艋兵糧斥堠及他所闊略而窒礙處並釐而爬之革之又適地方歲侵民飢諸所煽而囂者公又從而髡之震撼之且公以忠信之行廉

自之操與遠近吏民相爲招徠者四三載席公所後先施行雖不及世之郡二千石與縣大夫之分土而分民者相露晁而勞來吐哺於遠近而公之澤柳已徧矣撫按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三湖之吏民矜其政且疑 中朝他徙之命或旦夕至而又惟恐其去之亟也聞其月日適公懸弧之辰相與爲酒前壽而里中諸弟子徵予文以賀鹿門山人茅坤聞而系之言曰公之年僅艾按古者養老之典猶不得在珍從哽祝之列而公方翱翔王路盖壯而仕也二三子奚爲遽

引世所誇詡者以侈也然公之澤暨於里之遠近則公雖非專一郡一縣爲職而父母之者勤以至矣豳風之詩不云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諸弟子夫旣父而母之抑可以是入而滕席也已或曰然於是書之以壽于公且指次公所於今有司之難爲吏業者而公獨彰彰乎如彼也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俞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又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以吏部世所稱

清華之曹而南則散地已爾予竊不然　聖祖
百戰而得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
唐之渭南宋之洛陽在焉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
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北粤北枕淮濟
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亭石
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客名緇
道流之跡往往碁列星羅點綴煙崖霧壑者之深
予嘗待罪南省數其二三寮友攜樽罍賦招隱者
旦且暮也聞古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
者則請令勾漏公固漢東方執戟唐賀監者流也

獨不曰避世金馬表請秘湖已乎公之材於吏業無所不宜而其性資特澹宕夷曠殆所謂身入乎市朝簪紱之間而其氣則之乎麋鹿薜蘿之叢者已公聞之而色喜曰予猶幸白頭翁與母在並春秋七十矣予家相去僅數武倘及御籃輿載之都亭語所謂出不忘君入不忘親盖庶幾乎古之北山之什與捧檄之義而兩適之者客曰然遂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御史張其奉　天子璽書監試事按　國家制比吳越諸州郡之士而三

試之獲九十人而録其文之雋者二十篇以獻屬
予序之末簡閒按吳越畫江緒海以爲國而春秋
以來闔廬勾踐所嘗霸諸侯列冠帶其以會盟車
書之盛與晉楚爭衡也舊矣司馬晉以後風流文
物爛然江左及宋南渡迄我　明興遂冠海內大
較今　國家多所合南北直隸及十三省之士試
之南宮而以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什居二三
焉予嘗遵錢塘登會稽其所當山川之吐吞風氣
之磅礴非特古所稱一都會而已也今諸生所挾
册以試于有司者其言人人殊予閒覆之其言冠裳

則似禹之南會諸侯而執玉帛者萬國其言飄風
叱霆精光四射則似歐冶之干將莫耶其言儁麗
青蔥則似西湖剡曲其言澹宕縹緲則似鴈宕赤
城其言滉漾無垠則又似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而
鮫之宮蜃之窟以相波濤焉猗與美哉洋洋乎誠
所謂大國之風而諸士子之飈翔而霧遝於朝者
有以也雖然予竊有一得焉茲諸生所言也即古
者詢事考言之初也獨不曰乃言底績乎他不暇
引我　國家劉公基章公溢葉公琛宋公濂王公
禕以帷幄訏謨文章典禮翊戴我　高皇帝草

眛之際者當與商之萊朱周之閎天等其他戡亂
定難身捍社稷則于公謙仗節死事則方公孝孺
孫公燧抗聲直諫則章公綸張公寧正色幸下大
雅不羣則商公輅謝公遷道貫天人功蓋華夏則
王公守仁抒忠發姦彈壓中外則胡公世寧理學
淵懿領袖士林則章公懋陳公選其他名臣碩卿
後先儒紳者不可勝數斯皆吳越諸州郡之產先
民之考鏡也斯皆所謂考言而底績而黃鍾大呂
與日月俱遠者也爾諸士子所沐　今天子嚮
明之化十年于茲抑亦深且遐矣得無盡發江山

之靈秘以髣髴乎諸前哲之銘旂常垂竹帛者互爲烜爀熠燿已乎唐陸忠宣公贄之知貢舉也得一昌黎韓愈而唐之文蝸起八代之衰宋歐陽文忠公修之知貢舉也得一蘇軾而宋之士通經博古爲尚史官書之於今播人耳目耿耿不磨若昨日事茲則爾諸士子之所以不負有司而監試事者之所以報稱　明天子而予黨百執事亦稍稍古者拔什得五之遺而少追皐夔也爾諸士子其謂然否是爲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代作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兩直隸及十三省詩書六藝之士而文試之以升於南宮又各引內外所籍將家子及州里控弦之士而武試之以升之大司馬制也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旣按故事文試之錄其文之最者九十人以獻矣又再越月復按故事籍諸州郡所隸而武試之得三十人以所獻焉予按吳越諸州郡閒其所稱𤄊弓毒矢介馬而馳或不如秦晉幽薊及三齊之跳盪而至於挾孫吳韜鈐之術以上下翕張其閒則不多讓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至以相雄故

也然隨風氣之南北而之焉以之而各擅其至者

特水土之習焉爾乃其忠義所奮以之敵愾一也

獨不聞吳之先故嘗有吳王闔閭及伍子胥輩所

嘗以佽飛水擊之士困越駭齊而與晉悼公角抗

中原者乎又不聞越之先抑嘗有范蠡大夫種所

將君子六千人渡江而西為三軍以肆吳而卒以

亡夫差霸上國者乎卽如嘉靖中葉諸倭奴之內

犯也引烽列燧海上鼎沸矣　朝廷徧徵天下之

材官宿將以嘗之猶不能蹶其一旅已而　天

子震怒令提督諸司並郤羽檄專募土著不二三

年間而金發儞處諸所掘山斸礦之夫攘袂以出海島遂平甚且頻年將校挾之而鬭挾之而薊於今海內之指嫖姚而力戰鬬者必曰浙兵嗟乎此非嚮之故所習爲紈綺而輕裘緩帶於其閭里者乎于故曰特存乎忠義所奮者何如耳宋人或言曰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其以策試中者亦皆區區章句無用之學于獨不然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盡出於武舉固不可苟謂天下熊羆爪牙之士不必出於武舉亦不可唐之李郭宋之宗劉諸名將可驗也語曰拔十得五

兹三十人也苟及人為奮袂以報 國家而什昆獲二三焉諸有司固可以復令 明天子矣是役也監射官則某某考試官則某某例得以按故事而次名氏以書之者也故併書是為序

沈公族譜序

近溪先生繇貴池令乞山來歸也手為譜移書告茅坤曰予家世五代以前不可考宋藝祖初諱文德者起家錢塘安溪之北數傳而諱秀者贅為楊王沂中壻沂中者所嘗從岳武穆王飛提兵荆楚間以戰功累大將者也秀故倜儻多大略而又以

胥楊王家故累貲鉅萬田園陂池狗馬之富甲邑中又數傳至進贅於溪之南全氏生子曰榮積德累仁而富益饒榮子二曰顯曰順順郎于父故嘗補布政使司椽而以文無害稱者也及于以嘉靖癸卯中浙江鄉試稍稍以詩書之澤潤其身以及其族矣竊悲族故無譜于於是倣宋歐陽公脩及蘇公洵所爲譜譜溪之南凡六世譜溪之北凡九世而族之支庶頗可次第已然又以歐蘇兩家譜第譜其世系而已而族繁且遠則墓衆多而碑碣或蕪廢矣考之周官猶有大夫掌邦墓而葬以其

族也於是次之以世墓祖先所披草萊立門戸長厚之澤慶流苗裔不可忘也於是次之以世錄世德傳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而況貌像乎或存或不存而子姓之祠春秋不能不綮欷低廻也列冠裳而其僅存者猶什二焉於是次之以世像至於累世銘傳與縉紳大夫及騷人墨子所共以文章詩歌之什相贈貽唱和爲子孫者不可不知也於是又次之以世章茲則於歐蘇二家譜之外予別自爲機杼者如此予少從君遊君之文且遍海內矣能獨無一言挂於茲編以托之家乘

乎坤伏讀而題之曰竊按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蓋言諸侯卿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之撰史記特採世本然三王而上猶多缺次漢魏以來宗法廢而譜牒之在江以南者其爲著姓鉅族僅僅若晨星矣其餘中州及河南山東西諸州郡所遭兵革百戰處大畧燬没流失已善乎君之所自序曰於草木技藝飲食所嚮猶不可無譜也而況於學士大夫所自出乎古聖人所稱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茲編也可以昭百世已

採風錄序

吳江故稱江以南鉅邑然其地枕五湖之水而負龍爲宮數苦潦故縣令以賦不辦罷及杞上徐公之綰印綬而過也適中丞乘傳部署按擊邑遠近洶洶公入涕洟出而擁餓者輦野死而無葬者於路中丞色沮輒罷擊邑遠近歡且戴又二年湖水嘯夜半冒城郭尋丈而強室廬倉庫牛馬什器與老穉男婦之漂而沒者殆萬家公疾首頻額以出吊於郊毀服減膳以勞來於野又從而飛章告變於郡二千石及諸按節使者之庭甚且伏地慟哭不能起亟請蠲發賑勸分弛征散楂埋骼日夕劘

匐廢寢食其所最溉於民之心者當　天子薄賦之詔所嚮也公按邑之被災爲上中下三等而以例蠲者緩征者旬日間徧召邑之父老而躬爲部署而均之故時里胥出没者之患並爲擯去於是邑遠近稽首帖服雖稱瘠甚而無復怨咨之聲矣其他省文書汰囚繫簡詞訟譏盜賊招流亡與一切拊循凋瘵之政大都類此邑之縉紳先生與博士弟子及他山澤之能言者往往共爲採其行事以歌謠諷頌於野或爲裒而梓之邑金生某某輩來請予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歎曰公何以早

譽之至於此也我知之矣民之情與上之政相爲
噓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讐撫則恩譬之天地
之氣至則草木鬯而百鳥和鳴氣閉則草木落而
鳥爲反舌而無聲此於其間天動神解雖古之監
謗市佞而不能售者子産之令鄭也始則毀之再
則頌之上之人豈能刼而强之聲音笑貌乎哉子
湖人也於公之封齒相錯故採風而聞公之政也
獨詳春秋不云乎士傳民語子故於其請也不能
辭而署而題之曰採風錄系之以言者如此且爲
書以告公曰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由今觀之異日者畏壘之衆所相與採溪壑沼沚之毛而爼豆之於其土未必不自今日始也然詩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子產之賢而猶毀者半頌者半倘持有終之懼茲則公之所以令聞無已也不知公謂然否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世之仕大較郡縣之長有分土有分民而有提封專城者之重方其操印綬南面而嚮其人而廉且仁也懸魚之潔挾纊之澤嗌然而方行於涖官臨民之間而世之耳目不能亂丞貳以下則半屬從

職半屬倪事長外雖聯珮比袂若鴈行然而內或顧指氣攝傴僂脂韋即其懸魚之潔抉纉之澤有所不能專職而遍施於其下亦有所不能專職而遂信於其上其勢然也其長而端好惡持博大者也則丞貳閒禔職之外猶無他忌不幸剛愎則席權而怙威易以淩險詖則郤曲而睚眦易以傾其於寮貳聯珮比袂而進也甚屬鞅掌枝柱而不便者蓋嘗譬之室家矣楚之人有兩姬焉有一人則不特粉黛鬋珥之飾而已而儇倩脂澤雝雝然疑於古之窈窕者爲也而楚人之寵而倪之也從而

私之以牀笫私之以筦鑰情也有一人焉則粉黛簪珥之閒固已懸矣而又傖佷而戇直訑訑然疑於古之硠磎者爲也楚之人不察而憎而怒之也甚且恣之以奴隷恣之以譴謫亦情也然而僇倩腯澤人也彼笫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非必盡爲狡以妬也其傖佷戇直人也彼笫不能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亦未必遽爲罪且螫也今也楚之人一則以其窈窕我也而進之一則以其硠磎我也而去之其進也楚之人愛有所獨昵也固幸也不能强其所愛以側施之於其硠磎者也其去

也亦楚之人憎有所獨蒙也固不幸也然亦不得
指其所憎以分譴於其窮䆮者也世之仕路而當
郡縣丞貳之間其所謂鞅掌枝柱大都類此知此
則我仰齋羅公之獲譴也有自矣方其丞貳我郡
也六年于茲其所犖犖然持廉與仁以廝湖之吏
與民不啻若嬰兒而湖之吏與民亦諰諰然擁戴
之不啻若慈母其胸中坦洞絕無城府即如賓貳
間似無他軋而熒惑者頃聞中朝計吏治以酷坐
之褫其職以去湖之縉紳士大夫下及城市田野之
民無不錯愕而案欷者豈嚮所謂礙磙者楚人間

嘗構而去之而非其罪也今且移其所以怨楚人者波我公與抑公拙於宦彼所爲懸魚挾纊之槪固在也能以之施於其下而不能以之信於其上與不然今　國家甚明盛何耳目之亂之至於此也要之天地間倏焉日星倏焉晦冥故有幸不幸已君子幸則得志而聲施不幸則爲蟬蛻爲龍蟄徜徉於山澤之間務匿其景而逃虛屈原不云乎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公議之煩也久矣聞公家象郡其歸而過湘水也倘貽書吊之湘纍或從汨羅閶訟上官大夫輩之讒而繼之以泣以亍所指言

丞貳云云者扣之竊疑兩相喑兩相覰然以笑因
不能不憫然自失也

望雲遥祝序

望雲遥祝者武康縣學諸生某某所共爲司訓郭
先生望雲而祝母夫人之壽因以請文於予者也
其言曰先生少以文行名之閩州也舊矣其以貢
而分訓我武康非特世所稱區區校文讐藝科條
升散而已也數内以忠信絜白之行視其躬而外
以道德學問之旨佐其教岸然古庠序之遺以磨
礲我百數十人我百數十人無不人人嚮風者又

言曰予邑博士員故無署縣事者間有之亦必首屬諭先生特訓之右而已然而忠信廉白道德學問之懿盎然邑之耳目絃誦閒故縣令入覲或他徙或從事省試員缺諸父老輒以其賢白之郡二千石郡二千石輒以其賢上之撫按藩臬諸司數及綰縣印綬過之一切簿書筦鑰賦役刑獄無不人人口頌無不人人願稱眞者第母夫人春秋高先生旣以道遠俸薄不能迎侍之邸舍閒共諸生語及唐狄梁公顧望白雲故事往往低徊久之未始不絫欷太息而泫然以泣也玆且年八十故予

諸生輩共從帷中載拜稽顙佐先生稱觴還視然而邑之諸父老聞之亦轉相告攜幼稚抱壺漿傴僂蒲伏於其庭而先生或欲拒之而不能也古者孝子之至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嗟乎先生宦遊千里外不及問寢問膳視嚥視噎色養其間然而士與吏民所環嚮若此抑可以覘先生立身行道者之風概庶幾古之孝思者已予雖衰然故嘗官採風使者之後不忍逆諸生亦不忍逆諸父老於以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萬曆戊寅江陵張公來叅我浙藩出守湖曁三載
天子擢爲福建按察使以行諸縉紳先生共帥長
老送之郊其所口畫公之守湖狀言人人殊大較
按公綱紀諸州郡懾姦宄禁訟鬬省繇役厲風俗
嚴游徼並世之疆幹之吏所共奔走而輻輳而抑
亦世之持節使君所數共書賢能以聞者歸安茅
坤獨猥纓正襟前言曰子大夫所枚舉者公之涖
官之槩也而非其不世之業也頻年來湖之諸州
縣所困於洪水者數矣公下車首問民疾苦飭諸
州縣吏並繕堤明年復水溢堤所獲捍而以免者

什二三公又單車偏度諸山澤間以武康則首直宣睦諸州之水所衝其上流也而長興縣綰震澤南界以西烏程縣綰震澤南界以東百八十里間所巠七十二漊則其咽喉也澤殆腹也公以武康不可首抗宣睦之飛流也所患特險塘於是周廣堤岸甃之以石約數千百尺不崩不齧透迤以導之德清而出而歸安而烏程而長興所當七十二漊淤泥障流處甚且勢家鉅室壅之爲田灑之爲宮沼公並鑿而濬之而咽喉以通又明年諸州縣水稍稍溢亦稍稍瀉遂以豬湖之腹不爲災當是

時湖且故以頻年荐饑什室而九罄往往掘草根煮樹皮而食飢且道死者相望而他有司或不敢聞也公朝聞即夕戒飛章撫按諸使君而諸有司按籍而覆者或累月公不勝嗚咽不及飛章上聞輒勒諸州縣即日檄召餓者聽賑餓者過令諸州縣亦不必按籍覆特髡其眉餓者攜老幼而赴髡如流水諸州縣又活十數萬人事且竣然後抱檄待罪撫按諸使君也諸使君或錯愕不詥嗟乎單鍔之所疏議於宋汲黯之所矯節於漢上下千餘年間不再見而公毅然獨行之若疾雷若矯龍非

其忠誠惻怛之至可以開金石孚豚魚顧能以令之有司之所後持節使君之所不及聞而遽以身抗之哉于故曰公之不世之業在此而不在彼也異日公之柄政中外其所稱豐功偉績或未量然而按今日之事太常之銘史官之書與夫湖之吏民者之尸祝而俎豆之玆則所可一一指畫而傳者于故系之言以遺採風者之錄且以併要繼公者之輯其遺事也或曰然遂書之

吳江令徐仁菴拜撰序

吳江阻太湖之水而縣屬江以南最然頻年水溢

其所漂田廬無算負縣官額徵累數什萬亦屬江以南最前令及他督郵並隸罪去於是中丞公持節乘傳躬行縣且部署長吏以下也當是時縣遠近洶洶侯懼無以為民請命於是條次故所漂之殺等者與其中戶或可他轉徙而辦者令稍稍入頓首以謝中丞公而遍檄故所漂者囚首而逆之郊又戒縣以內並罷市併括餓者與野死者伏于道中丞露冕過之泫然泣下霑襟也明日對長吏以下絫欷低徊不自已輒戒行遂為議賑於是縣之故負者與餓而流亡者幸數十萬人晏然免搒

笞脫桎梏相與斸樹刈草而就食于邈邈縣封以
內扶老攜幼所共口頌侯者遮路也其他治文書
肅吏胥懾姦宄鋤豪右省詞訟蒐盜賊並按古者
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槪云嗟乎侯豈今之令
乎哉頃之侍御田使君行按國家故事及攷侯歷
俸月日例不得書最以聞之　朝特檄而奬之而
邑之吏民群而徵予文爲賀予迺掀髯抵掌囅爾
而笑曰嗟乎玆豈足爲侯賀乎哉予聞覗侯侯固
漢所稱茂才異等也詔不云乎有非常之功必待
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可爲將相及使絕國

者按侯材指異日者當爲國家建萬里勳也竊謂田使君第所按月日以書於他縣長吏則可於侯則固當籍古之茂才異等者所稱於以別爲飛章以聞之　天子云耳顧安得隊隊然鴈行魚貫之舊而已哉予故書之以謝邑之吏民且不無私憾于田使君焉

西蜀平蠻錄序

西蜀平蠻錄者錄今司空確菴曾公按節西蜀時所平都蠻諸疏而疏所不能盡其籌兵者之詳則以載之檄文次之紀錄又次之營閫之閫所上執

政者之尺牘下諸將領分道者之軍籌而終之以
蜀之人士所碑且頌公之功者也嘗聞兵家者共
謂北虜爲最悍西南夷次之及按傳記所載冒頓
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劉岳其他一
障一壘之將亦稍稍或及喋血虜庭俘虜左右名
王貴人不可勝數若西南夷則諸葛武侯之困孟
獲以下不一再見何也蓋北虜所恃者習騎射擇
水草擁帳數萬其至也若潮汐其疾戰也若風雨
及其覆且敗也則亦若山谷之崩已故臨之以智
且猛者之將猶及時時爲功若西南夷則地險天

塹深箐飛崖𡾟嶭猨狖之所得窟而宮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而憑且攫者他不暇遠引我　朝二百年來十有一征而天順成化之間大司馬躬提兵二十萬僅及破其外壘而巳然而師且逾年叛不旋踵方奏凱論功於朝而豖書又尾而至矣無他其勢然也我　會司空之秉鉞西蜀也獨能不數月之間首之以破凌霄而都寨而雞冠嶺又以之破九絲而數百里間蜂屯蟻引之穴一朝棊畫而戡定之何哉間嘗攷公本末其所按古兵法者七其所不易及者二而又世所不能際者一劉公顯

者少起戎伍諳嚮導習綏亟力戰鬬蠻所讋伏也久矣特其跅弛之氣言者數訾之公首揭之執政請得以功覆過其按古兵家者之使過一也兵莫患於權分而令不肅劉公顯橫被汚口之後稍陵夷矣公獨推轂而授之軍中劈畫不以遥制其按古兵家者之專閫二也故將郭成文覆於蠻語所謂不共戴天是已方其以罪褫職公且引而副之卒之名位相壓兩情不乖其按古兵家者之和將三也蜀之戍兵堪用者少獨土酋奢効忠一枝與之齒相錯利害相迫公席而用之假之摧鋒其按

古兵家者之選鋒四也然與安氏世相賊殺籍令
瞰其深入或引兵內躡則彼且狠顧安能盡力于
我公特移文貴州聲其兩相睚眦之罪而禁輯之
且感且奮併力效死其按古兵家者之連帥五也
按往時大征監兵諸司並文學大夫特按故事若
郵傳耳公於時諸司而下分道督戰輓漕飛餉斬
關奪隘無不人人奮袂而前若將家子其按兵家
者之治衆六也首破凌霄則門戶摧次及都寨則
羽翼蹶已而再克雞冠梯攻九絲迅若飄風勢同
破竹會王以下次第就縛其按古兵家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而攻瑕屬堅七也然此特將之練營情習地利揣虛實審後先猶能稍稍及之至於公之一心一氣下車之日誓不與賊俱生故時所共以興師問罪爲先聲以招降納款爲結局而以論功行賞爲勝筭者並爲抹去故神鬼效靈山谷震駭其不可及一也一切軍興督將領厲戎行申號令嚴賞罰操十萬之衆如一人由心膂而頭目而手足且以平定地方爲期初不以首虜爲功以鼓盪將士爲先而不以威名自擁其他審彼巳肅什伍亟名會戒殺降還俘虜邺陣亡破陰黨嚴敵餌

廣間諜防奔逸振旅之日氣如時雨殆古名將者之風其不可及二也至於內則元宰張相公席
聖天子之知而爲之抒策謀於上外則大司馬譚
公倚執政者之知而爲之佐行間於下牋奏所馳應如轉圜其所遭逢千載一時趙克國之所繇以困先零羌中立之所繇以平淮蔡未之或過者此其所不可及又一也予故讀公所上前後諸疏固已覽睹大較然而從中機宜則又如絲之棼必叅之檄文而紀錄而尺牘而軍籌而又攷之以西蜀士人者之所碑而頌然後一切軍輿如指股掌也

於乎盛矣哉然則公之勳名銘之鼎彝播之竹帛爛然聲施與日月俱遠者蓋匪偶矣按浙西僉事許公一德故以某縣令從公治兵蜀中而以知兵聞者也故能次公平蠻本末者如此屬予序而傳之且以遺他日國史者之錄云

趙氏家乘序

趙溧陽抱家乘若干卷告予曰按史記世家予趙氏之先與嬴秦共叔帶以下數傳及春秋之衰趙武子列為諸侯故公族支庶散而之四方而世多聞人然迄今千五六百年不可追已宋藝祖起尺

伍有天下太宗繼之而曾孫諱承簡者封安定郡
王其子來年由秦州防禦使扈高宗而南故家蘇
州此則於予爲十五世祖也來年之子泀以京西
北路招撫使由蘇州徙蕭山次子璠又以鄉進士
授四川鹽課司提舉始及首爲譜而又三世而諱
仕申者來贅于杭仲子諱善者占籍于仁和某里
仕申猶及歸葬蕭山而善以來世葬鳳凰山之麓
迄予祖若父並祔焉予春秋祠而合之僅獲支庶
三四十人而間按提舉公所譜及合宗部公諱文
鋙者之重修甚且子孫龎雜互犯而名矣無他繇

詩書之澤衰而歲時宴饗不合故也予弟進士令
溧陽以仵當世坐罪廢不及顯竊聞道莫大於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中世以來宗法擯而
譜猶及其告朔之遺也予於是上採古者錫土立
國之始於是按提舉公所譜而以安定郡王爲始
祖再則按宗部公所重修而以蘇州徙蕭山者爲
大宗又由蕭山徙仁和者爲小宗今且五世矣此
則予元所令再爲譜而以名趙氏家乘者之略也
由安定郡王以前而祖功宗德載在國史予不必
侈爲詮次由京西北路招撫使以下或仕或否其

所以簪纓相世者稍稍零落間或以貧出後他姓而羅戌矣此固予所悲愴而亦不敢厚爲諱而必以之校而書者蓋以示實錄也嗟乎予之所爲乘若此而子大夫以文章名當世其能爲予冠一言於其首以爲後勸乎鹿門山人茅坤讀而題之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古所稱太史公者君且有之而三王而上世本之教殆又彬彬矣時

萬曆八年夏六月十日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穆宗皇帝來臣下建言州縣學官所司第讐經校

藝而已無他刑獄泉貨簿書筦鑰不必盡如有司
例除授且祿故薄或不能攜家爲遠遊不如隸故
鄉州縣便　制曰可以予觀之豈特地里之便否
乎哉古者先王盛時庠序學校之制徧天下其所
置學宮並屬鄉大夫之有德行道藝者爲之師故
其教也以鄉三物其或不帥而糾之也以鄉八刑
及三年大比也則又自其鄉大夫之所書其賢與
能者而賓興之以獻于王蓋師授者不越乎其鄉
則其所羣弟子也並其比閭族黨之閭而其所躬
視而教之也本之孝友睦婣之行而所以察其風

氣習俗敬業樂羣與否而馴擾之也又皆其父兄長老得以耳濡目染而朝且夕焉故其教也易行而其爲化也深孔子郰人也而教於魯孟軻鄒人也而教於齊已而齊魯之儒以質行稱雖以秦之燔且坑也不廢焉此其所由來者遠矣何君某予婺州忠信篤敬之士也其訓我歸安也越六載君之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衣而其所與羣弟子朝夕相磨切大畧皆其父兄長老之言而以之身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譬經校藝而已也故羣弟子亦敬共而父事之予以鄉大夫後數過其宫與之

遊見其息深深往往低徊歎息不能去嗟乎數年間羣弟子之所鹿鳴而賓興者翩翩乎鵠峙而鵬騫矣國家制雖不及以古鄉大夫所書者之權屬之于公而謂其非由服君之教不可也今且徙爲臨海諭臨海者予鄉故所稱多德行道藝之士而方公遜志陳公選輩即古之所稱鄉先生之最而以高節逸行聞者近復得一人焉予友少司寇敬所王公是巳王公爲今海內名流其所故嘗督學粤州與豫章也大略皆本孔孟之道術而身教之其所風厲粤州豫章之士於今猶耿耿若日星焉

嗟乎臨海於婺州爲齒錯壤君以鄉之才且良者而教於其鄉復得古之所稱鄉先生如王公者倘能帥弟子而師事之書曰斆學半吾知彬彬齊魯乎臨海矣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烏戍者界浙之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與南直隸吳江之間而六縣之壤齒相錯南則襟海北枕太湖近者七十里遠者百里煮海之奸稍稍出没於此且綰錢塘姑蘇之脊所當商賈之航閩粤而漕江淮者亦咽喉於此人煙輻輳環帶數千家物

聚則繁利聚則爭而其地多椎埋剽刼之姦漢以前掌故散逸不可考而唐德憲間嘗遣將軍烏贊屯戍於此故稱烏戍又或爲烏鎮云其他稱青鎮者似無據或曰烏戍之東爲青墩故西爲烏鎮東爲青鎮間按崇德誌青鎮舊隷崇德縣迄始析之爲桐鄉宋時嘗設官監鎮設都酒務入元則又改設巡檢司設都稅務司此則唐以來大較也及明興則以地之隷歸安烏程者屬湖州隷桐鄉秀水崇德者爲嘉興而吳江縣則又屬南直隷爲天子畿以內邑郡縣官司不相攝而其故時椎埋

爲姦者往往西蒐則東奔南擊則北竄巡徼者與逮者稍越界則鳴金撾鼓相屯結甚且白晝梃梢相賊殺羣而嚻羣而格譬則虔鄖曹濮略相似矣故鄉大夫施副使儒嘗疏其事于　朝請以五縣之近壤而齒相錯者別劈爲一縣城而治之詳見公疏稿中已而戸部請下其疏浙江巡按御史六縣之長各自私其壤不欲割而吳江縣則又非浙所轄而繩畫者故特議爲添設督捕館建通判一員仍隸湖州夫通判之官不甚重而特以隸湖州則歸安烏程猶其下邑也他縣之長與吏民往往

與故時相等夷一切文書勾當於故時無以異而遺判之抱檄而過撫按藩臬而下且以其官爲贅疣也他委署者鱗次而至矣數十年來其以賢能稱者多而及按月日奉職玆土者少公廨之設特郵傳而已已而員缺議罷廨亦燬萬曆元年適羣盜蜂起於是督撫謝公巡按蕭公復會議改設府同知而又以六縣者浙與直數不相臂指而使也請於 天子天子特給關防曰管理捕盜鹽法其官階已稍稍重而 天子又特賜之關防都陽劉公治來首爲區畫燦然聲施矣惜也未幾病

且革今羅公弖以　天子之簡命至公故特簾
又多幹局以公署不敞則無以壯威稜也於是爲
之議擴舊址游徼不廣則無以嚴蒐擊也於是爲
之議添哨船將領不設則無以統什伍也於是爲
之議置哨官役非土著則無以時緩亟也於是爲
之議募土兵藝不訓習則無以擅技擊也於是爲
之議團校武兵鈌資斧則無以乆尺籍也於是爲
之議增工食法非疏通則無以均公私也於是爲
之議處鹽課一二年間公奉　天子所擇材而
使者之初而公之材又譬之干將莫邪剸犀兕截

虎鷹往往中窾理一切搢撻大者斧斷細者繩引而鹽盜屏跡矣外史茅坤曰故時施公所請明天子縣而繕城者雖未建施行而羅公所當分署浙直大較則章章可睹矣公懼往者無牒而來者無鏡也於是屬于次紀事本末如左其他則條載于後